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四	一	三	九	一
四	七	七	八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函
四	一	三	九	一
四	七	七	八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7
冊數	18 (14)
函號	280. 70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
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
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
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

者嘗以賂自進家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
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
恐惟鷓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
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
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
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
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
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勗

情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
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
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
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
賚雜絲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
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
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
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

人齒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期請即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

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為西州豪宕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餽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

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緣從事
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
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
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
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
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
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
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
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
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

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
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
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
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
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
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大山還次
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
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
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
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

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仕陳日已據南海

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

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
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
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
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
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
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
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
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

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肯輒
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
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
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
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
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
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詰郡
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
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
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為郡使君豈容

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
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
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
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
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
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
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後遷刑
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踈忌及王世積之誅也頴
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
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
諒作亂并州遣僞將慕容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
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
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
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
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請
大理相州史人素懷其恩詰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
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敬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
觀魏鉅鹿太守父珎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
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
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奉之
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
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
以伐齊謀及臣下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
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
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
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

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弼於
是募二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
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
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
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
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
之弼爲監軍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
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
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
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 八
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
出塞其年敖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
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
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敖追之不及
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
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
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
詔敖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
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
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

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敖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
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敖有謀焉加開府
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敖與博
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
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
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
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敖有文武幹用
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
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
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徵拜刑部尚

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敎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敎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瓊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

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

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
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
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
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
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
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大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
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
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
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
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

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
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
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
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
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
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
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丞
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
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
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

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入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父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

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

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
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
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
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
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
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卽位守大理卿汪視
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
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
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
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之省而
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
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汪
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
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
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
以克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
允宇文政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
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

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
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
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
此乎

隋書卷五十六終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上重修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
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
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
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

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

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史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
揚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嘘
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
雖籠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
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
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
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
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
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
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鵠鸞以降罕見
其儔而鏃翮牆陰偶影獨立嗚唼粃糗鷄鶩爲伍不亦
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
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
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
矯翅排空出島嶼之懸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
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
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
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
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
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麗江

湖之菁藻飲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嗷嗷而相
續繁齊國之冰統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
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
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
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籟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
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
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
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
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
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
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晏如
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
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轍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
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
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軒衡而
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

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
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
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
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
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
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
受署繯鑱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
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躡憂勞總至是非一緒何則地胄

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
記聳聳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
春漿鴟恡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
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短就鞅鼻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謚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
之譏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
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
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鷄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

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
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卜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
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
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
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簞笠白屋黃冠
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
今惚今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
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膏

運海輕尉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
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遭危玄冬脩
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
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
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
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
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橋讓
之風摺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
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

韋俯僕匍匐敬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
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
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
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號魄若
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
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
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
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
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餽珍旨雖素論以爲
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
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
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
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斷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
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磔石變成瑜瑾良
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攬時駸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

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
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
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
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
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
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
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
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
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
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
所薦遷尚書金部郎考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
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
齊授司玉中士與太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
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
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頰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賁
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
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

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

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

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
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
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
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叅典文翰然
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勅御史劾其事
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
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太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
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
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
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
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
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
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
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累遷太尉府主簿
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
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
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
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

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叅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叅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望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季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連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萬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卽吞併

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捲之勢其在不疑頽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

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又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又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頰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賜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

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茫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諧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鷺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

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
定嵩洛木運據峭岳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升
千齡之日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
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
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而
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
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
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
鉞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
而塞城臯庸蜀逆命愆銅梁之險卽黃背誕引金陵之

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
伏之符受玄狐之錄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
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襍虺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
無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
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
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
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
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

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
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
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德儉孔熾其來自乂橫行十萬
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
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
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
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蹄林之地
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偽之君安竊
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
天縱神武受賑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
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
亂離繇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
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
太子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
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
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
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
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

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
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
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
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
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
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
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
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
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

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
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
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
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
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
其効矣旣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
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
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
降精燦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
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禮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
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
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
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
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
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
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
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
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邃
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

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
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
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
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
三方鼎峙徂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
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
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大史練日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
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
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甸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

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
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
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
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
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
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
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
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宵
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
用教百年尚想獻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爰
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
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
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
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
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頰邪付執法者勘之道
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
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
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

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
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
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叅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
清陽令襄城郡掾宰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
愛收初生卽以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
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
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
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
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爲游
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
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
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
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
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摧盧居二
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
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終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青重
 錦等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
 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
 精龜策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禱褐湘東王法曹參軍
 時舍人朱弁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

一

異令克讓誅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
誰貴此貞心異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
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
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
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卽位復徵爲露門
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
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
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
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
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

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
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
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
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
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
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
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
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

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
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
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脩五禮又與諸學士
撰御覽書成除殿上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脩
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
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
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
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
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
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

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
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
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
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少須書名良
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
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
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
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並此

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迥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諡止於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且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越而正之及夏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虢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

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
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
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
宜明據實敘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
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
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
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
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
張魏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
夫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
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
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
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
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
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
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
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
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
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

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政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

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梁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凍宮典記七

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
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
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
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
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
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身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
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
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悅
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
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
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
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
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
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
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
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
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
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

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
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
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
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
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
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
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
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

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
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
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
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
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
雅器必能效節一官聘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
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
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
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

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俊梁

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譽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詒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詒尤俊辯多在侍從

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聖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遍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

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
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
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
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
省賜物千段阜馬二十疋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
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闕高祖召百官賜醯告以此瑞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
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

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
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
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
嘉貺麤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
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
其會絲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
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
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
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辯請吏削衽承風豈止

呼韓北場頽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辟之城故
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頽
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
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
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
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王鐵豸之
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
爵之篇樓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棨刷采青蒲
將翺赤芻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輦
翟之鑿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宜徵得之茲日歲次
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
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晨宁
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
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
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
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
雍丘之祠三人平東之府並勞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
稱矣抑又聞之不剝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灑浸焚原
則鸕龍盤碗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茲好生而

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
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
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
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必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
明天保定於鑠我君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
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果羽升壇青鱗
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歧祚隆未如神
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
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_韋晨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

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
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
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
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
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
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
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
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

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
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
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
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
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偕
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擢御史大夫梁
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
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
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
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
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
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
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
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
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
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
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
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
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
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

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
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漣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
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璿撰靈異
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
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
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必載厚生品物於焉
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
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
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
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 致革命躬制竹素之道

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宮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
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
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辯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
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
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
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遠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
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
之弊救萬姓之危反堯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
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
洛沸騰磔躅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
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犬犬羊之手福善積
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
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
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
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惟無所盜惟
曩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
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

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
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
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
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
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
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
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卽成績禎
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
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
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

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

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成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苑氏梁太子

甲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
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
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
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
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
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
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卽
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卽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

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
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文博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
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
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爲齊
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
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
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
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辭厲聲曰

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
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
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賊萌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
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
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
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妃
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
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
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
以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
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
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瞻逸旣稱趙
之後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
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
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不肖

劉真

隋書卷五十八終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特進 正 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百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煬三子 孫恭皇帝 燕王倓 越王侗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

高祖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九

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

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躰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輿綍宵載關曉闢蕭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噐以長懷臨登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乂乎天地其辭曰宸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
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觴
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
威蕤先路舄奔渠門庸服有紀分噐惟尊風高楚殿雅
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
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
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拆衝帷辰清祕
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繹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
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
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
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温温審諭炯戒齊箴留
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冲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
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
祐遽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
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夜嗚呼哀哉迴環氣朔在
再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中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
曙曉月懸今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遠望苑渡
渭涖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

潛隧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
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歛纓弁以霑衿鳴
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
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
人常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
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
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
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
之字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
梁公蕭鉅千牛宇文勗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
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
真以見帝為司宮者所逼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為賊所
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
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
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
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
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字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

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
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
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
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
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
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
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
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字文化及
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
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
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
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
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
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
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
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
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
祖徃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徃歲
省方展禮肆覲停鑿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
豈意豐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

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
剥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字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
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
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消
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
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
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
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
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
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
弄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
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豐辱之極亦未是
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膳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
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瀉名不可顛墜元兇巨
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
今者出薊宸而杖旄越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
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
遇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
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克威志
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

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畧外舉辛勤王之
師討遠天之逆果殺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讐若火焚
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
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孽山可以動射
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
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
一臨舊章覲觀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
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
闕地朕今復讎雪耻臬轅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
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臬戮元
兇策勲歛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
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
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
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
伺所陳謝辭情哀苦伺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
誓無貳志自是伺無所關預伺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
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
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伺不能禁也限
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伺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
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伺聞之怒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又謂伺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伺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伺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暉因勸世充害伺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伺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伺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自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松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

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謀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槌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荅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

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楸中析識者以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翊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常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

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妾陰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賊旣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停炙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漚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踈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至今賦又燕燕皆不豎其哀悲夫人之言也
 之心無父于之賤然與其自非善固亦親與
 不許之果也請曰
 悲咽不已後竟為其
 在帝側號曰不日
 年十二

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同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一級臣黃錦等奉

百重修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
 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
 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
 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

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郟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懼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

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穎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德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

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者三
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
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
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水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
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
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
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
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
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
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

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
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
陳旣主昏於上民讙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
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
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異申螢燭今唯須武昌已下蘄
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
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
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
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益城置舡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
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
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
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
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
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
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
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
諸羗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
鄰望方涉題干礪小鐵圍山白男王豸水等諸部悉平
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

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
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
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
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
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
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
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元顓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
公仲文少聰敏髫鬣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

必與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父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爲賊所追且

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帝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宥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鳩與迴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
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義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
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
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
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
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
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
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
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
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滎陽
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
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
不愛身命冒白刃濟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
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
南克寇很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推劉寬於
梁郡破檀讓於蓼定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
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克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
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
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
週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朕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街
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異有可明伏
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
則塞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
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諸等二萬人出盛樂
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
所發摛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吐每憂轉運不
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剗
史循法尚魯山城主誣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
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
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
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
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叅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
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

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
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
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
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
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
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
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逃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
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
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
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
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
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時年六十八撰漢文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
人欽明最知名

顛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後大

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
府歷左右官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高季
寬經畧淮南顓率開府元紹貴並儀同毛猛等以舟師
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
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
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
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
輒大驚卽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
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
文表獨至顓所顓歎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

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
尉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
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
陳紀周羅喉燕合兒等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
高祖受禪文表第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傳竇
熾等議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
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
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
爲丞相尉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

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
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
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
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
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
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爲
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
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
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
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加歎
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
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
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
時務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
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槩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
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刃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
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錄前後勲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
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
迥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
都上士從帝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
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
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
令文振安焦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
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

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
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
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
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
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
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
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
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
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

虜而還越雋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
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
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
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
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
左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
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
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
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
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
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
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
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
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
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
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
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
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
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 十四
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
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
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
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
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
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
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
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哇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
孤城勢可拔也一若慎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

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
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
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
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
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
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
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
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
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

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
膽畧見重終懷壯少之志時進讜言頗稱諒直其取高
位厚秩良有以也

隋書卷六十終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
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
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
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

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
總萬機召爲左官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
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
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常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
李儁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
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
國進爵襄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
而蕭巖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又所知悉金陵之寇旣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爲遙蕭巖蕭巖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
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畧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
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巖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巖懼
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巖自義興入太
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巖大敗之斬巖司馬
曹勒又前軍復陷吳州巖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

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官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

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伴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

隋書卷之三十一
及傳 三
兵屯西平之臨荒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
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
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
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
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
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
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官
勅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叅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
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
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

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
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官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
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
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
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
及隴右諸胡子第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
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
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
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
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

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
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
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
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
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特驟勝又內逼
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
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述見士卒疲散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
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

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
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
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
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
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
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
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
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與玄感相
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
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

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
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
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
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
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
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
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
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
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
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

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于化及別有
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舅昭訓及舅
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
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
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
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
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
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
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幸四夷

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領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詞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

大將軍武帝圖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
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
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
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
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迴迴敗勤與迴子
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
勤遂遯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
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
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

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空厥犯塞以衍
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
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
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
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
衍親備舩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
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
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
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
出鎮揚州遇江表搆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

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計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

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贈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
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膏便辟足恭柔顏取悅
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
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
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耻也

隋書卷六十一終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諱原州
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
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
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

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罷
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
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
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
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
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
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絲五百匹詔性
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詔嘗奉使檢
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詔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
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
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趨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
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陵詔卽鎮焉晉
王諱班師留詔於石頭防邊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
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
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
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
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
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辭作
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詔對曰臣
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驚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
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
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
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
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
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
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

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亦便
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
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畧尚
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
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
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肅給事大
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丞

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
觀詣朝堂陳帝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
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
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
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
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
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
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
帝怒使闔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
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
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
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卽位每懲
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
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
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顙由是
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
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叅相齊之意也
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

獠口以爲鬪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
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
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
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
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
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
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
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
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
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
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
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
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
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
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
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

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
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
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
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
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
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
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
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
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

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
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
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
人近至請付推科上竒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
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
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
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
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綸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
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

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
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
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
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
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
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
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
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
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
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
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
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
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
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郟陽縣公父茂周滄堯二州刺史毗性剛審頗有學涉
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
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

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
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
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太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
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
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
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傑由此遞相陵奪每尋
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
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

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
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
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
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
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
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威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
下無事容息異圖圖滂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
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參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

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又而出爲寧州

隋書卷之六十一 列傳 九
總管椽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
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
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
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聖略若負戈擐甲征扞
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
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
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
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
書虞部侍郎以毋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
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

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梁
已列門外尊有墜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
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
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或曰大
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
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
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
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閹於職務政由群

隋書卷之十二 列傳 十
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
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
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
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
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
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
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
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
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

痛成憮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禴翟不義不昵春秋載
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
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
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陪承喪亂之
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
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
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實事
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
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
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
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
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
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
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
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
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或正

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
寮惴惴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狀
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
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
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
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
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王
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
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
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

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
路廣幕陵雲袷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編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
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
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
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
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
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

匹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貞外散騎常侍治書
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
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
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
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
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
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
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
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
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

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

關三字教中

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

關三字大

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

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

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
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
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
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
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之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
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
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
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卽呼綽坐評論得夫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
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
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
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
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
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
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

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
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
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
具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穎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
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穎以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
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
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三庶
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
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
兼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
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
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
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
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
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
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救之意
旣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

內書卷六十二 列傳 十一
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
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
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
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
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于擅
以權寵莫拘憲今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
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謗譎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
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懷焉可想趙綽
之居大理圜圜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
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
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
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閭纂之風
焉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

十七

隋書卷六十二終

[Faint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